

民國九年五月

黨國大事討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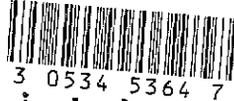


于社輯

573.07  
343

# 黨國大事討論集目錄

蔣介石致閻百川佳申電.....	一
閻百川復蔣介石蒸電.....	二
蔣介石復閻百川文電.....	五
閻百川復蔣介石元電.....	七
閻百川致蔣介石巧電.....	〇
蔣介石復閻百川皓電.....	一
閻百川復蔣介石號電.....	四
蔣介石復閻百川養電.....	五
閻百川復蔣介石敬電.....	九



3 0534 5364 7

002173

蔣介石復閩百川宥電.....	二二
閩百川復蔣介石勸電.....	二四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致閩百川刪電.....	二五
閩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銜電.....	二七
閩百川續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條電.....	二九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復閩百川巧電.....	二九
閩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效電.....	三一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復閩百川敬電.....	三五
閩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勸電.....	四〇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復閩百川傲電.....	四一
閩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魚電.....	四四

閩百川等頌日通電	四五
汪精衛致閩百川敬電	四八
汪精衛致閩百川支電	四九
閩百川致吳稚暉敬電	五〇
吳稚暉致閩百川冬電	五二
閩百川復吳稚暉江電	五三
閩百川上中央江電	五四
閩百川江日通電	五四
閩百川歌日通電	五五

# 附錄

商啓予等二十三將領元日通電.....	五七
鹿商黃等五十七將領寒日通電.....	五八
鹿鍾麟等二十三將領挽留閻百川之通電.....	六五
汪精衛勸閻馮張李就職號電.....	六七
各省市臨時聯合辦事處勸閻百川就職號電.....	六八
閻百川就陸海空軍總司令職通電.....	六九
汪精衛賀閻百川就總司令職冬電.....	七〇
鹿商黃等五十九將領賀閻馮李就職冬電.....	七一

# 黨國大事討論集



## ● 蔣介石致閻百川佳申電

限卽刻到。閻總司令百兄勛鑒：近因弟將赴粵，次公未回，故好亂反動之徒，又乘機造謠，以售其計，殊爲可歎！今日中國危險已達極點，惟救國之事與禍國之罪，皆由我兩人實負此責。弟與吾兄有不一心一德，實澈始終者，黨國歷史之所不容也。次隴先生此次回晉，關係既大，故尤早日回京，亦爲急務。尙祈敦促次隴先生日內回京，共商大計，俾弟得如期赴粵。否則次隴先生不來，非特無以息謠傳，安人心，且不足以表示兄與弟一心一德，實澈始終之真誠也。并盼卽復！弟中正佳申印。

## 閻百川復蔣介石蒸電

限卽刻到。南京蔣總司令鈞鑒：佳申電奉悉。中國危亡已達極點，誠如鈞論。錫山前由鄭北返，深慮黨國前途，非有切實辦法，不易收拾。反覆籌思，每至晝廢其食，夜失其眠，終無法以紓黨國之難，解鈞座之憂。繼雖有一得之愚，屢欲與鈞座言之，尙未敢冒瀆聰聽者，誠以黨國前途，關係甚大，尙欲再加考慮耳。今讀鈞電，肝膽照人，沁入肺腑。情不自己，敬爲鈞座陳之。竊念鈞座受先總理付託之重，艱難締造，完成黨國；猶復堅忍卓絕，力謀軍隊之編遣，黨務之整理，以期樹黨國萬年之基，而後功成身退，此鈞座與錫山屢言之者。錫山以朽病之軀，尙力圖振奮，以助鈞座者，區區之意，亦在此耳。乃事與願違，變亂迭乘。

黨內之糾紛愈烈，軍人之恐慌愈甚，挑撥離間者之機會亦愈多。加以民間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若再繼之以兵戎，非特鈞座愛黨愛國之心不易表現，反使國人不明鈞座之真正意旨。疑讟叢生，此錫山所以憂心如搗，終夜徬徨而不知所措也。以鈞座愛黨之切，憂國之深，負責之勇，錫山非惟不忍與鈞座進消極之言，抑亦不敢自言消極也。繼思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爲黨軍，而互相肉搏傷亡者，皆我武裝同志；同奉三民主義之訓，同爲黨員，而開除逮捕摧殘者，皆我總理信徒。况軍心不安，武力將何所恃？黨已破碎，黨國將何以全？錫山以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原爲先總理在天之靈所殷望，亦即鈞座與錫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我總理以中西文化精神，創造三民主義之最高原則，實足爲世界開大同先例。不幸粵滬分裂，三全異議，理論各執一端。禍變相尋不息

。言之慨然！爲今之計，禮讓爲國，舍此莫由。錫山竊願追隨鈞座，共息仔肩，黨是決諾黨員，完成整個之黨。自此以往，黨事國事完全實行黨的議決案，如有跋扈軍人，違抗國家命令者，仍由鈞座以黨國元勳之資格，負責糾正。錫山不敏，竊願追隨鈞座之後，冀效綿薄。抑錫山尤有進者：前此西北事起，錫山自思既不能解西北軍飢寒之困，有失信約；又不能爲國家消兵戎之禍，有愧職責！日夜徬徨，無以自解。曾兩次派員，購得船票，意欲離國他游，藉減愆戾。而遲迴却顧，終未忍忽然而去者，誠恐孤鈞座殷殷圖治之苦心也！今者錫山確認爲武力統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於民主黨治之下。錫山決意下野，以遂初衷，實不敢以不忍孤鈞座者，致負鈞座。且禮讓爲國，爲黃胄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負責，爲今日救國唯一之途徑。鈞座以仁讓風全國，豈特樹黨

國億萬年太平之基，亦可導全國億萬人禮讓之路。從此鈞座之苦心，既可大白於天下，錫山以驚駭得附驥尾，亦與有榮焉。滴淚上陳，敬祈垂察！閻錫山叩。蒸印。

## 蔣介石復閻百川文電

限卽刻到。閻總司令百兄勛鑒：蒸電奉悉。承示禮讓爲國，及武力統一不宜於民主黨治，相約同息仔肩，深佩恤民憂國之語！惟愚見有須奉商者：革命救國，本爲義務，非爲權利；權利自當犧牲，義務不容諉卸。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若因反動派謀叛不已，而輕棄黨國賦與之重責，以張若輩之氣燄，是乃獎勵助爭，與禮讓爲國之旨適得其反！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終以和平統一爲職志，籌辦綱遣，悉取公關

。苟非反動派運動一部分不逞之武力，以爲擾亂之工具，全國兵戎早息。中央決非有輕用武力之意。惟對於憑藉武力謀危黨國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術以實現和平統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國國民所當共諒，即兄前有毅然出師，以消滅改組派爲己任，固亦此意也。中絕非貪戀權位之人。去年四月討桂，曾宣言軍事結束，卽行辭職。不幸叛變迭出，責任未盡，遂使弟又不得不繼續盡瘁，存死而後己之心。成敗利鈍，非所逆觀；而革命救國之本懷，則未忍須臾背棄。我兄革命元勳，黨國安危所繫，萬不可肥遯鳴高，輕卸救國重任。竊謂目前黨國阽危已極，但我輩能一德一心，共謀匡濟，消弭反側，實非甚難。一俟和平統一真正完成，國民革命進行無阻，兄如有遨遊海外之逸興，中敬當追隨同行。今則絕非其時。務望採納愚誠，勿稍消極，取消下野之意，同竟效國之

功。臨電迫切，佇候賜復！弟中正叩。文印。

## 閻百川復蔣介石元電

限卽刻到。南京蔣總司令鈞鑒：文電奉悉。鈞座欲底定國家而後身退，錫山深知之，亦深信之。惟審時度勢：進如利黨利國，則願同鈞座進；退如利黨利國，則願同鈞座退，進退悉當以黨國福利爲依歸。錫山與鈞座一德一心，共維黨國，矢志弗渝。惟思治國之道，重在止亂，不重在戡亂。且能止亂，戡亂始有結果；不能止亂，而一味戡亂，亂終無戡了之一日。謹將鈞座見商者，分別答復於下：革命爲義務，非爲權利，權利當犧牲，義務不容諉卸。錫山以爲今日非革命與不革命的問題，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殘殺，與整個團結的問題。今日所開除通緝的黨員，何者

非盡力國民革命的份子？今日所討伐作戰之軍隊，何者非盡力國民革命之軍人？革命的黨員破裂，革命的軍人殘殺，非特革命救國不易，革命成功亦難。至云：因反動派謀叛不已，而輕棄黨國賊與之重責，以張若輩之氣辭，是乃獎勵助爭，與禮讓為國之旨適得其反。山意當開編遣會議之際，大眾一德一心，毫無疑義，因黨務財政，致起戒端。一處發難，衆處響應，賢者之責備，集於鈞座之身並及於山，而懷疑恐懼者亦在鈞座之身並及於山。錫山以為山隨鈞座，暫卸仔肩，使攻擊者無其目標。反動者無所藉口。無目標，無藉口，當然無人附和，是滅其氣燄，是止亂，是息爭，非獎勵，非助爭也。否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張其氣燄，亂不能止，爭不能息也。山蒙不棄，共當國事，國家安危，關係至鉅！故不能不盡情與鈞座陳之，非敢以佞言惑鈞座也。至云：憑藉武

力顯危黨國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術以實現和平之目的？山憲彼以憑藉武力維護黨國爲口實者，我輩能以武力盡平之乎？亦正不必以武力盡平之也。且今日所謂憑藉武力以謀害黨國者，皆昔日努力黨國革命之軍人也。何乃前正而後邪若是之相懸耶？願鈞座安其心而杜其口。山以爲必能化險爲夷也。至錫山之討伐收組派，以其仍走破碎黨的路徑，必陷黨於循環報復。此仆彼起，禍亂終無已時，故努力而討伐之也。錫山於此，尤有顧慮者兩點，請鈞座加以考慮。將多數黨員，劃出黨的圈外，國民革命能否進行無阻？多數軍人置諸討伐之列，和平統一能否真正完成？錫山以爲將共產黨除外，凡屬國民黨者團結一致，取決多數。以解決國事，完成整個的黨，使黨巔撲不破，中央常立在理直氣壯的地位。然後有阻礙國民革命者，驅除之，破壞和平統一者，撲滅之。歐

之今日多數黨員，多數軍人，居於不合作之地位以圖治，鈞座以爲得力乎？否乎？黨國之危機，減乎？增乎？國人之信仰，外交之同情，多乎？少乎？鈞座達革命救國之目的，易乎？難乎？錫山以爲黨國大治大亂之機，在此一轉移間，乞鈞座察之！閻錫山叩。元印。

### 閻百川致蔣介石巧電

限卽刻到。南京蔣總司令鈞鑒：元電迄未蒙復，甚爲懸念！頃接京訊，盛傳鈞座接電後：赫然震怒，以爲錫山受人挑撥，背叛鈞座；將大張撻伐，已下令動員，肅清魯豫，問罪冀晉。聞訊之餘，惶恐無既！山之衷曲，迭電言之，冀定國家，鈞座確有認錯處。鈞座待山甚厚，知山亦必深。山如有負鈞座之心，當發現於鈞座危急存亡之時，必不發動於助鈞

盧平亂之後。山此次敢犯鈞意者，日夜籌思。純係爲黨爲國，兼爲鈞座及錫山之歷史謀也。願鈞座深察之！鈞座如必以此罪錫山，無須勞師動衆，一紙命令，錫山無不服從。謹再奉頌。閻錫山叩。巧印。

### 蔣介石復閻百川皓電

限卽刻到。閣總司令百兄勛鑒：巧電奉悉。元電未卽裁答，以中所陳：革命救國本爲義務，吾人不容放棄責任，以獎亂助爭；及中央努力於和平統一，惟不得以武力制裁叛逆之義，不邀諒察，重加責難。以我輩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結果如斯，中惟有痛自愧悔，更何容曉曉辭費？且已由胡譚王三院長續進忠言，果兄不認爲逆耳之言，臨崖勸馬。正系爲晚，尤不必中之覆陳。中日來靜默思過：何以平日負彼黨國之

處，不能得兄隨時指陳匡救，而突於此時，嚴重督責！雷震聲，必欲中立即放棄黨國賦與之重任，以証實外間所傳：兄利用他人失敗，不得不纔出倒蔣之謠言。自愧誠信未孚，更何敢赫然震怒，以增罪戾！且中方於刪口謗楊部長回晉，敦促次隴先生來京，幹旋大局。京中情狀及中所抱希望，兄均可向楊部長詳詢，慎勿輕信挑撥離間者之譏語也。中亦送接報告：謂兄已決定對中央作戰，所有總指揮，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強二集軍以主力由鄭洛直取武漢，以大部進犯襄樊；對平漢路局與北平電局之中央機關，皆派隊監視，且以武力強取；而對北平行營所發電報，全行檢查；在河北各縣征發車驟，急如星火，中未敢據以詰責，適因來電，為兄言之。兄矢言服從中央命令，甚善！然中央付兄以重大之責任，固未嘗許兄輕自放棄；中與各院長苦口敦勸，亦冀兄繼續為

爲國靈瘁。兄果有服從命令之誠意。則請立即取消下野引退之說。非然者，兄雖矢言服從命令，恐兄動員令完畢之日，卽兄通電辭職之時；而辭電朝布，兵禍夕發。是以禮讓爲名，爭奪爲實，不惜甘爲黨國罪人。與言及此，中實不寒而慄也！尤有爲兄言者：我輩革命，在公當服從黨國命令，在私當重視個人信義。黨國未許我退，我不能擅自言退。此爲服從命令者所宜知。信義爲禮讓之本，無信義則所謂禮讓者，皆屬虛僞。兄與煥章有通譜之雅，親同手足，共事尤久，其交誼固視中正與兄尤有過之。去年八九月間，中央迭促煥章出洋游歷，旅費二十萬元亦早撥請尊處轉發。使煥章早得成行，則西北戰禍可免。不幸，兄堅約煥章同行於前，束縛煥章行動於後。劉蘭江之來，中央方竭誠款洽，而西北軍出兵東犯之電，突自太原發布，迄今思之，猶有餘痛！往者不追，兄今

日宜首踐請換章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并切實負責實行編遣會議之議決案，以昭示大信於天下。天下亦將羣信兄之光明磊落，始終爲革命黨人而服從命令。非出矯正挑撥二集軍，確爲謠詠，羣疑盡息，人心大安。斯眞和平統一之福星，願兄圖之。承蒙不棄，故敢以個人資格，直陳一二，尙希察其愚而鑒其誠也！弟蔣中正皓印。

### 閻百川復蔣介石號電

限卽刻到。南京蔣總司令鈞鑒：奉讀皓電，惶恐無似！錫山追隨鈞座，共生死患難者，有年矣。山自處如何，對鈞座如何，對國家如何，鈞座均知之，諒我罪我，錫山決不願以一言一字，致煩鈞聽。惟對於黨國安危大計，一得之愚，不忍緘默。錫山前電所陳：齒亂不如止亂，必須能

止亂，戡亂始有結果。若不能止亂，一味鬪亂，亂終無戢了之一日。錫山所見如此。全體大會爲黨國最高機關，不可貽人以口實。若有貽人口實之處，必須設法消除。止亂有方，戡亂始有果。至於編遣，固爲黨務之急。惟黨國是以黨爲主體，個人中心之武力，是黨國之障礙，應一齊交還於黨，再實行編遣。否則鈞座編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諒解，而事實上亦窒礙難行也。此錫山不憚忌諱，敢陳鈞座者，區區之意，純爲黨國久遠計耳。深望鈞座於此兩點，有所指正，錫山無不竭誠接受也。若謂錫山別有辜負鈞座之謀，于津浦，平漢準備軍事，純係挑撥離間者之言，祈勿輕信，是爲至禱！謹電陳復，並乞諒察！閻錫山號印。

### 蔣介石復閻百川養電

聞副司令百兄勸鑿：號電奉悉，中皓電所陳，扼要兩點：一、兄自行取消禮讓引退之議，一、兄實踐請煥章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實施編遣。此在兄極深探納，而兄若毅然實行，則可立即消釋羣疑。乃來電概未置答，仍執似是而非之理論，重相責難，良可惋惜！革命理論本極明瞭。服從黨國之命令與決議，爲黨國盡瘁犧牲而不辭，此爲革命惟一信條。若舍去大本，別拾枝辭，往復辨論，將如莊生所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徒亂人意，終無裨益。羣亂止之亂義，胡譚王三院長早爲兄詳言之，至全體大會之論，稚暉先生又重爲次隴院長明剖無遺。兄若捐除成見，明辨審定，必能豁然無疑，何待中再辭費？以個人爲中心之武力，今日誠不宜再有！惟吾人所統率之武力，皆受之於黨國，吾人無背叛黨國之行動，卽武力爲捍衛黨國之干城，內省不疚，正不必以個人中心

之武力自慚形穢。兄自居何等？誠不敢知；若中則自信祇知有黨，祇知有國。不知有個人。吾人以身許黨，爲國服務，卽率生命與自由盡獻之於黨國。以黨之意志爲意志，以國之休戚爲休戚，生命且不敢自私，豈武力可據爲己有？但在黨國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定叛亂，實現主義，鞏固國防，正吾人天職所在也。今日本黨之武力，乃總理千辛萬苦，艱難締造，付之吾人，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者。中躬受總理之付託，創辦黨軍；又奉黨國命令，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非敢以個人武力爲中心，受少數叛亂軍閥之推戴，不惜爲違犯黨紀，反抗革命，禍國殃民，爭權奪利之具也。中實不忍妄自菲薄，尤不願輕受譴蔑。使中果有背叛黨國之罪狀，黨國當予以最嚴厲之懲罰；又或中違反黨紀，淆亂國是，倡爲黨人治黨，國人治國之說。

說，及別設樞密院元帥府以解決國事之怪論，則亦無所逃於清議之責也。今中惟服從黨國之命令，執行黨國所賦予之職權，以爲黨國掃除叛逆，何得指爲個人中心之武力乎？兄於本黨革命歷史，或尙未盡明瞭，撤黨禮讓之虛名，責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議果見實行，無異爲反動者解除本黨武裝，阻止本黨革命，此中所以萬萬不敢從命也。兄或謂總理曾讓位於袁世凱，以促成南北統一，中正何人，乃違讓德。不知總理之讓位，係服從當時本黨幹部之決議，非徇任何人之請，尤非以此自鳴高蹈，而總理畢生尙以此事爲憾！使無讓位袁世凱之舉，實行總理革命之主張，徹底盪滌袁穢，不與反革命者妥協，則中國革命早可成功。十餘年來，兵禍相尋：如袁氏之稱帝，溥儀之復辟，以及國民黨之解散。陳炯明之叛變等，使我革命黨之命脈幾乎中絕者，皆當時一般失節黨員與

聊政客。不明黨義。販賣革命者。高談禮讓所誤也。善學總理者。當學其致力革命。百折不撓。大無畏之精神。而彌補其遺憾。况今日黨國尤未嘗許中以去職乎？編遣會議之產生與進行。實經過黨之公議。政府之命令。兄亦始終參預其事。今不能服從其決議案。而必相約放棄黨國所付之重任。始能實施編遣。恐兄之苦衷。實不能使人諒解。兄若真能信仰革命之主義。服從黨國之命令。凡所指示。中其願竭誠討論。冀得真理。仍望於皓電所陳。切實賜答！否則革命與禮讓。真僞難容。文電往還。無補高明。徒災棗梨。甚爲感然不安也！弟蔣中正叩。養印。

### 閻百川復蔣介石敬電

限卽刻到。南京蔣總司令鈞鑒：奉電奉悉。答復鈞座兩點如下：一、取

消引退之意，可以取消鈞座引退之意，不能取消錫山引退之意。二、錫山與煥章出洋，係鈞座力阻而止；煥章在晉，原本自由，無所用復。至實施編遣一節，錫山本會竭力施行，裁去步騎砲兵共三十六團，點驗委員報告有案。今欲再行實施編遣，錫山考查情形，非將一二三四集團之軍權，全行交還於黨，難以實行，此答復鈞座者也。錫山號電所陳兩點：全體大會為黨國最高機關，不可貽人以口實，必須設法消除；黨國以黨為主體，個人中心之武力，是黨國之障礙，應一齊交還於黨，再實施編遣。在錫山之慮，確認識為黨國安危之關鍵，故敢請加指示。鈞座引總理之謙讓為憾，錫山以為總理之讓袁，是迫於強力，我輩之交還軍權於黨，是歸於正義，兩者實不相同。再錫山有不忍與鈞座言，而又不忍不與鈞座言者：三、全大會代表四百零六人，而指定者二百一十一人。圖

定者一百二十二。純粹選出者只七十三人。在鈞座之理直氣壯者，以爲編遣討伐，皆奉黨之議決案而行；外間之不直鈞座者，以爲指定過半數以上之三全大會，非國民黨之三全大會，乃鈞座之三全大會，編遣討伐，無異於鈞座一人之命令也。黨國危亂，實肇於此，亡羊補牢，尙猶有術，願鈞座察焉，並乞賜復爲禱！閻錫山敬印。

### 蔣介石復閻百川宥電

國副司令百兄勛鑒：敬電奉悉。兄宜取消引退之理由，迭經詳陳。革命未成，非可自鳴高蹈，人心未定，懼將引起兵戎，不蒙見察，殊深遺憾！煥章出洋，中未阻止，因兄當時堅執三個月後編遣完竣同行，故請稍緩時日。兄謂煥章在晉本屬自由，甚善！今請煥章離晉，給資出洋，當

有口許，促其成行。實施綱遣，乃就煥章出洋後，二集團軍依照綱遣會議原案辦理而言。兄所舉三集團軍綱遣情形，如果屬實，乃又謂非將軍絕全行交還於黨，難於實行，抑何自相矛盾至此？軍權本為黨所賦與。果無叛黨行為，無庸自慚形穢，養電已詳言之矣。全體大會之說，稚暉先生暨胡譚王三院長，均已剴切說明。指派圖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創其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師其志，三全大會代表產生之方法，係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所議決。指派所圖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務會議，經衆公決。兄乃謂三全大會，乃中之三全大會，因謂編遣討伐，亦無異於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誣中個人，且厚誤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與黨員全體矣。黨國危亂，久由失意者與野心家，勾結搗亂，附會法理，破壞黨紀。今之反對三全大會代表產生方法者，在當時或會

竭力主張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詆毀中央，而兄反捨其唾餘。且兄本身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已將一年，果不滿於指派圈定，何以從無異議。亦不拒絕當選，忽於今日要挾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詞？真愛黨愛國者，果如此乎？無怪論者，謂兄別有用心，僅以此爲倡亂之口實而已。總之，兄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黨歷史，始分黨事國事爲兩截，欲推翻總理以黨治國之主張，其心目中固不知有黨；維持全體黨員投票表決之異論，不惜破壞本黨之總章，其心目中仍不知有黨。以不知有黨而高談黨之主體，中不得不爲黨國懼也。最可怪者：兄自謂總理之讓哀，乃迫於強力，直於總理天下爲公之器量，與威武不能屈，大無畏之精神，毫無體會，而以爲總理且爲強力所迫退。強力固猶可用以迫人，則兄不惟失却革命之精神，而且誣蔑總理革命之人格。昔之對袁勸進，而今殆欲以袁

自居，而以武力迫人也。果如此，又何必談革命？何必談黨國？中猶冀  
克之不至此，故不憚煩而再盡最後之忠告。結果無益之辨論，停止不祥  
之舉動，臨崖勒馬，維持和平，固黨國之大幸也。蔣中正叩。宥印。

### 閻百川復蔣介石勸電

限卽刻到。南京蔣總司令鈞鑒：宥電奉悉。錫山引退一節，碍難取消。  
以國家安危之點，錫山所見與鈞座所見不同。鈞座以爲負責心安，錫山  
以爲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鈞座囑：結果無益之辨論，停止  
不祥之舉動，臨崖勒馬，維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錫山不復再言國家  
事矣。維持和平，本屬素志，嘵嘵不休，願亦在此。山本無舉動，何須  
停止？本未臨崖，何須勒馬？再，錫山有日回五台，晤煥章，轉述鈞意

。本日偕同返并。鈞座對煥章有何意見，可逕行電商，錫山亦不再作中間人，益增咎戾也。特電奉復。閻錫山叩。勘印。

###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致閻百川刪電

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頃讀致介公元電，雜誦之餘，彌深感慨！介公受命於黨，膺此艱巨，屢請息肩，迄未邀准。比以國內多故，遂亦盡瘁弗辭。蓋國有綱維，黨有紀律，個人進退，絕無自由。而先生未得黨國之許可，遽欲挾介公以俱去，硜硜之愚，竊謂未可。且先生歷受中央重託，宣誓就職，畢藩未乾，進退之間，亦宜審度。吾儕言動，似應上顧黨國紀綱，下爲部屬模楷。假使先生之部屬，亦以先生所不譽於中央者，不譽於先生；以先生所要脅介公者，要脅先生之左右，則赫然震怒。

其何能免？此請三思以出之者一。若謂賊亂不如止亂，洵屬名言！然止亂豈不如無亂。中央頻年不得已而舉討伐之師，國內叛亂，次第盪平，方得努力建設，開始訓政。不圖先生獨見其微，既非杞人之憂，又異無病之呻，恍忽迷離，無從索解，直令厭亂者驚疑，好亂者和之。是曰止亂，何異造反？此請三思出之者二。即曰戡不如止，自桂系以至於唐生智等，其初中央何嘗不本止亂苦心，待以寬大；及其止無可止，乃不得不戡所必戡。若必曲護作亂，以咎戡亂之中央，則先生風陵渡之出師，鄭州之命駕，又將何以自解？此請三思出之者三。弟等服務黨國，於茲有年，智不如人，義無可默，計及大局，不憚煩言。務希眷念總理所示之規範，先烈經營之不易，為黨為國，深察熟籌。敬貢所懷，佇候明示。

弟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叩。刪。

## 閻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鈇電

限卽刻到。南京譚院長組庵先生，胡院長展堂先生，王院長亮疇先生勳鑒：接讀刪電，承示三思各節，注甚感甚！黨國肇造，未經一載，變亂紛乘，國人憂懼。如何止已成之亂，如何奠未定之基，負黨國重任者，固不當置之於不思慮之列。弟誠欲與介公密以研究，諸公如別有利於黨國之良圖，甚願承教！一人一家之事，尙不可一錯到底，况四萬萬人之國家，安可不平心靜氣以研究乎？竊思黨國以個人中心之武力爲基礎，黨治精神能否真正實現？如不能，國家能否太平？此不待研究而可知者也。如弟今日介公平定目前之亂，而卽可以奠黨國之基，武力統一未爲不可。若武力統一之後，離黨治之路愈遠，爲弟個人計，力助介公成

功。介公正而踴躍之，未爲不可；若爲黨國計，則不能不有所研究耳。弟借介公而去，諸君試爲弟想，於弟有何好處？弟隨介公在野負責，諸君試爲黨國想，於黨國有何害處？總之，今日諸君認黨爲明治，介公與弟爲薩長，則撤藩歸政，義無可疑；若認介公爲明治，其餘皆爲藩鎮。則留介公而去其餘，理正當然。請確定觀點，明以教我。國家事名正言順則治，名不正言不順則亂。黨治之國：黨居最高地位，完成整個的黨，則造亂者無所藉口，否則亂無已時。武力居於黨之下，黨決不會破裂。法國國會，左爲共產黨，右爲保皇黨，表決有勝負而無破裂。武力居於黨之上，黨不會不破裂，有以武力支配黨者，當然有以武力護黨者。表決無效，武力隨之，此自然之理也。此次黨國締造，介公之力居多。而愛黨愛國亦以介公爲最，弟故敢以爲黨爲國之言進也。弟以朽病之軀

。早經擇地休養，欲圖苟安，以求目前之治；只以西北事起，復出而力主和平者，翼爲黨國效棉薄耳。今則舉國鼎沸，應謀根本之治，弟既無求進之心，何有負國之念？知我罪我，在諸公焉。閻錫山鈐印。

### 閻百川續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篠電

限卽刻到。南京譚院長組庵先生，胡院長展堂先生，王院長亮疇先生勛鑒：銜電諒達。諸君如慮弟隨介公空言在野負責，不足鎮亂，或依照編遣會議議決案，組織元帥府或組織機樞元老等院，皆足以鎮亂而有餘。特續奉復。閻錫山篠印。

###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復閻百川巧電

國急。太原閣副司令百川先生勸鑒：缺後兩電，相繼頒到。循誦之餘，知先生主張：由禮讓爲國而在野負責，由在野負責而組織機樞元老等院以鎮亂，至深欽佩！若許弟等再獻狂愚，從容商榷，定知先生必有卓見，福國利民。蓋在野與負責，事不能兩可，既未忘情鎮亂，自應鞏固中央。歷誦先生前後各電，辭意雖歧，苦心則一。倘能如賜示所云：密加研究，平心靜氣以研究等語，建議中央，以整個的黨決定一切，則不特黨國並受其福，卽先生亦可遠以一人之言，支配黨國之嫌。尊電蒙舉日本明治長薩之事，來相指示，甚佩甚佩！本黨奉總理遺訓，以黨治國爲惟一主旨，當然黨權高於一切。但長薩諸賢並未歸藩，更非下野，且竭其全力翼護中央，而日本維新之業以成。誠如明諭，則先生且宜高拱中樞，弼成訓政，下野之說，益難自圓。至云舉國鼎沸，不知何指。誰爲

之鼎？孰使之沸？方今人心初定，詭詠未息。以驚人之語，出諸先生之口，影響所及，實深憂慮！此間同人，每值危時，幸能果定，克制反動，此亦一因。尙望念付託之重，聲聞之隆，於隱微間，稍加察焉。疊承明教，復讎所懷。諸希卓照！弟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叩。巧印。

### 閻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效電

限卽刻到。南京譚院長組庵先生，胡院長展堂先生，王院長亮疇先生勛鑒：接誦巧電，知諸公對弟銑篠兩電所陳各節，尤再從容商榷，曷勝感佩！茲有答復者四，請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議者二，敢再縷晰言之。諸公對弟主張：由禮讓爲國而在野負責，由在野負責而組織樞樞元老等院以鎮亂，荷承贊許，至感至感！所慮：在野與負責，事不能兩可一歸

弟意元老樞樞等，集各方有力者於一堂，確能負黨國安危之責。儘使鎮亂有方，在野在朝不成問題。此答復者一。承示：建議中央，以整個的黨決定一切，則不特黨國並受其福，卽先生亦可遠以一人之言，支配黨國之機一節，卓識高論，實獲我心！以整個的黨決定國是，弟深信必能奠定黨國基礎，只注意手續上勿貽人以口實之一點耳。至囑弟遠以一人之言，支配黨國之嫌，以德愛我，感佩萬分！假使陷弟於一人之言，支配黨國之嫌，則禍國之罪，弟更甚也。余卽國家之觀念，項城之所以亂民國也；有卽余卽黨之觀念者，亦必以亂黨國也。此答復者二。大電謂：尊電蒙舉日本明治薩長之事，來相指示，甚佩甚佩！本黨奉編理遺訓，以黨治國爲唯一主旨，當然黨權高於一切。但薩長諸賢，並未歸藩，更非下野；且竭其全力翼護中央，而日本維新之業以成。誠願明臨

。聘先生且宜高拱中樞，弼成訓政，下野之說，益難自圓一節。弟前電論明治薩長，是辯君臣之分。黨既是君，個人武力皆當交還黨，不當以個人武力支配黨，非就下野與不下野言也。果如薩長不下野而歸政，則更爲國家之幸矣！下野之說，本係弟滴淚而出之者。此答復者三。至舉國鼎沸，責我輕言，敢不認錯！惟鼎沸之情形，首都感覺較少，則自古爲然耳。此答復者四。山與諸公所見不同者：諸公以爲力平已成之亂，國家可以定；弟認今日中央，有使外間爲亂之空隙，若補不住此空隙，即使平了現在之亂，亦必再出將來之亂。三屆成後，護黨救國之軍，相繼而起者數十萬，且皆努力於革命之黨軍。如此隙不補，黨國終不能安。弟此認識當否？應請教者一。黨治國家，武力居於黨之上，黨治之精神必不能實現，黨內之糾紛必不能免除。有武力支配黨之嫌疑，必有武

力證爲之藉口。弟以爲此必然之事實，諸公以爲何如？應請教者二。君主是一政治之軌道也。民主是一政治之軌道也，黨主是一政治之軌道也。君主政治，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必動全國之兵；民主政治，有挾國會以行專制者，亦必動全國之兵；弟意黨主政治亦然，諸公以爲何如？應請教者三。本黨組織之最高原則，爲民主集權。眞能實行民主集權，則名正言順，權必能集，國必能治；若假民主而行集權，則名不正，言不順，權必不能集，國必不能治。弟意如是，諸公以爲然否？應請教者四。今日之國軍，大別分爲兩派：有擁護三屆繼統者，有主張二屆復統者，對壘相爭，將一年矣。黨的主權，原屬於全體黨員，與其各挾黨以武力決勝負，曷若變血肉之戰爭，爲投票之表決？使全體黨員總投票，或繼統，或復統，或另成四屆，均決諸全體黨員。此商榷者一。一一三

四集團軍之軍權交於黨，黨國之基礎必能穩固。著交於人，黨國之危險。恐有甚於今日者，諸公以爲然否？此商榷者二。原一三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均擺脫軍權，入元老或樞樞等院，維護黨國，此擬建議者一。各地停止戰事，黨是由全體黨員投票表決，以息黨爭，此擬建議者二。請敘商榷者當否？請諸公賜復，建議者如荷贊同，即請代陳介公決定也。弟對介公因感情關係，黨國之利害，每有不欲盡情言之者。又思爲黨國計，爲介公計，不應緘默，故與諸公一罄所懷焉。特電奉復，時候明教！弟閻錫山效印。

###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復閻百川敬電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奉讀敬電，先生竟以弟等婉勸之言，謂爲

同尊意。懷瀾迎駁。以欺國人。乃知人心大忌。在無羞惡是非。繼讀全文。知先生不復再持下野之說。而欲引開除黨籍之叛徒。入元老院。以作亂者鎮亂；昇共產黨。改組派等一切反動分子以投票權。以叛黨者造黨。且恐弟等愚陋莫解。反覆啓導。至於千言。此種爲人不經之主張。絕非弟等所願置喙。况蔡元兩電先生既已逕達中央。中央秉承總理遺教。依據黨章。自有權衡。無煩私議。弟等於此。已可無言。徒念先生。今於黨於國。尚在出入功罪之間。若竟聽其一言喪邦。萬方疾首。則意猶未安。故再竭至誠。冀回聰聽。先生自民元以後。黨籍中斷。不親總理之欵吐。不與同志相往還者。十五六年。此後若能多爲黨努力。始終不渝。則必受全國之敬仰。何至爲同志所詬病？自尊處蔡電發表以後。海內外同志。憤激異常！皓究之電。倏如雪片。蓋除先生咫尺以外。

篇一非擁護統一，效命中央之人；而先生惑於近倖，囿於見聞，罔知天下之大。自謂一世之雄。片言方發，千夫起指，倘復不自警惕，則友朋誼靈，弟等縱愛先生，何敢自外黨國？綜讀先生效電主張：其一，以第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入元老院或機樞院，維護黨國。若謂其爲有武力也，謂其武力能超於一切之上也，則似此督軍團之組織，世無張勳倪嗣沖，恐難苟同尊意。先生曾以軍人還政爲言，而今乃欲置軍人於政府之上；先生曾以國人解決國是爲言，而今乃欲解決國是於軍人；先生又曾以民主集權爲言，而今乃欲代以軍主集權，此何可者？若謂機樞元老尊而無權，則如將軍府，養老院，日費廩祿，以養超等聞曹，何能維護黨國？於此前後矛盾之下，徵識先生命意所在？蓋先生之言，並非由衷，目的在代表一切叛徒，拉倒中央所畀倚，總理所信任之介公；介公去

。劉叛徒之心快。至於中國之亂亡，統一之破壞，人民之疾苦，舉非所願矣。假使先生真能代表一切叛徒，手創由共產黨，以至於安福系，籌安會等，無所不包相安無事之一局，則本黨除奮鬪失敗，重爲亡命以外，固感痛於三民主義之挫折，而先生仍不失爲封建思想之成功。然而若輩志志未忘，利害各異，其所推者：如溥儀，段琪瑞，曹錕，陳獨秀，陳公博之流，風起雲湧，各欲遂先生於國門，鞠先生於階下，將求爲善終天津之黎元洪而不能，尙何元老樞樞之可留？此不敢贊同者一。其二，黨國由全體黨員投票表決，是足徵先生雖隸黨籍，而於總理所口授之三民主義，手著之建國大綱，及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之黨章，絕未諷讚。夫以黨訓政及實現憲政，有一定方式，一定程序，一定時期，而先生欲於此時違背建國大綱，而混之爲一談。至於解決黨事，則今之中央

實依總章，由全國代表大會投票舉出者。中央依據總章，處分黨事，統系井然，不容紊亂。所謂總投票者，有何根據？是何居心？揣先生之意，必謂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法開除反動分子黨籍者頗多，欲爲若輩代鳴不平。若是，則必延毛澤東，譚平山於匪窟，招李宗仁，白崇禧於安南，諸如此類，使嚮集中央，互爲水火。分割地方之不足，更進而分割中央。即此一端，已可危懼！況中央任期，顯有規定，祇有惟一總理，斷無終身委員。若欲冷共產黨，改組派等於一爐，以中央職權爲贈品，毀裂總章，私相授與，則後患之多，何可逆計？先生能言禮讓，蔑視紀綱，飽享智術之恩施，苦無革命之素養。遂假弭亂之口，說長亂之法。此不敢贊同者二。以上二端，即就先生建議而敬報以忠告者。總之，先生所錯誤，在離中央而言黨，在不知黨而好言黨，在以一切叛黨分子

爲整個的黨，在浸潤於小己之環境，忘國家生存之需要，在以一隅之見聞，拒絕世界之趨勢。其尤甚者，則且喜以他人爲犧牲，而已獲其利；陷他人於水火，而已不居先。証諸最近中央一切機關之被武裝接收，大沽海口之裝砲戒嚴，今且令馮鵬鸞軍侵擾魯西，竟不惜爲亂國之禍首矣。今爲先生計，惟有速撤魯西之晉軍，停止一切不祥之行動，以挽救危局，維持和平。否則徒逞繁雜之辯論，掩國人之耳目，弟等雖苦口相箴，繼以血淚，亦復何益？世運臧否，積於先生一心，願深慮熟察之焉。

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敬印。

### 閻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勸電

限即刻到。南京譚院長組庵先生，胡院長展堂先生，王院長亮疇先生謹

鑒：敬電謁悉。介公下野之說，可以取消；弟自身下野之說，不能取消，曾於致介公電中詳言之，諸公諒已鑒及。至弟多少辯論，無非爲黨爲國，既不見諒，尙何多言？至馮師係在直境勦匪，並未至魯西。特復。閻錫山勒印。

### 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復閻百川微電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奉讀勸電，欣悉弟等愚忱，已畢達於左右；並知德妙轉圜，不復堅持前議。介公受總理知遇，黨國重託，去留之計，本不因先生一言而轉移。既承明示，亦復可慰。繼見先生上中央執行委員會電，言簡意賅，自此不再作前電之主張，幸甚幸甚！更念今茲爲本黨擴棄之一切腐惡分子，方奔集先生之左右，欲以先生爲犧牲。其

言至甘，其狀至恭，其包圍挑撥之術至工。見先生之猶豫，必更盡其智計，以誤先生。弟等遠念先生局勢之僵，環境之苦，敢再直陳所懷，幸詳察焉！自弟等刪日電達左右以後，因承賜答，屢作往還，然不祥之耗，亦相繼並至。如馮鵬翁師之入魯西，津浦交通之斷絕，劫持電訊機關，改築往來文電，監視黨部，搜捕黨員，甚至別立旗幟，私與名號，動員南下，暴露企圖。凡此種種，報紙騰聞，絕非臆造。因是舉國憤激，入告中央，願爲前驅，請申討伐。中央爲數省人民計，爲先生前途計，力主和平，迄無戰備。千方百計，委曲求全，此不特爲全國人民所共聞，嘗亦一爲次隴階三兩兄所深悉。古人云：爲政不在多言，止謗莫如自修，先生苟體念及此，則莫如取銷中華民國軍名義，撤回各總司令，各指揮等等委任，放回津浦列車，調開魯西晉軍，並將監視之黨部，勸

之黨員。一一恢復其自由；一切黨務政治軍事，舉措設施，惟中央所下命令是聽，毋或違貳。如是，則事體大白，人心可平，黨國之法紀，重光，先生之功德無量矣。弟等更念先生在今日或已受制於自造之環境，自共產黨以至於安福系，牽率分附，羅列賓館，誰爲致之，孰與應之。此中因果，似費周章。弟等歷覽政變，曾與周旋，深知若輩如螫臂之蛇，若不忍痛斷腕，勢必流毒全身。彼本無作亂之力，而欲劫先生之力以亂黨國；彼本無是非之心，而思假先生之口以淆是非。其來焉以先生爲弄兒，非有所愛；其敗焉以先生爲犧牲，復何所惜？若不穿破其陰私，或顯諸門外，或繫付有司，則所受之罪，將無窮期。甚且聚蚊成雷，習非成是，謗陷先生於絕地，爲國人所不容。例如先生接受中央警告，已知在黨員之地位，惟有服從；而猶云以前軍閥叛人，俱爲黨爭而起，事

實俱在。寧得矚認！而先生仍不能覺悟，認識者，可知生心害政，其受諸謗言煽惑之毒者，深矣！綜上所述，悉出至誠。總期以事實證明服從中央，以毅力拘逐黨國叛徒，則衆口息而風波平矣。繫鈴解鈴，事在先生。惟詳察善圖之是幸！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微印。

### 閻百川復譚組庵胡展堂王亮疇魚電

國急。南京譚院長組庵先生，胡院長展堂先生，王院長亮疇先生勛鑒。微電誦悉。今日之國事，當如何！願諸公悉本心之所是而主張。若以不欲拂介公之意，而遂置黨國安危存亡於不顧，則非公等地位學問之所宜也。弟已通電下野，方整裝出國。對於國事，業經聲明不聞不問。惟有不能已於言者。大電所指各節，乃據道路陳言，全與事實不符。並且譚

竊改爲文電，不知語從何出？山雖不德，何敢作僞，一如政府假捏弟之電報，通電全國？（去年十月倭日，文官處，捏造接弟密電，謂馮某不願勸阻，弟爲保持國家體面計，實不忍言也。且年來中央每以揣測臆度，或以市巷流言，據而爲與師問罪之資。以政府之資格，不脫草創之習氣，於安邦定國，誠不能不憂慮焉！近聞公等迭次來電，皆出被動，由介公左右擬稿，強迫簽名。且因巧電承認弟元老樞樞院之主張，致觸介公左右之怒，屏處不安，諸公明達，尙望好自處之！苟文若之無以自處，非特誤國，且爲天下後世笑也。特再奉復。閩錫山魚印。

### 閩百川等漾日通電

限卽刻到。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香港，廣州，漢口各省會。各報

節。尊全國各省市縣區，暨海外中國國民黨員同志均鑒：慨自黨內  
糾紛迭起以來，由黨爭而變爲兵爭。士兵則死亡枕籍，人民則困苦顛連  
。對外無禦侮之能，對內失馭統之力，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黨尙何黨  
？夫今日之爭，純係煮豆燃萁，不當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所爭者，  
三屆續統與二屆復統兩點。而主張息爭者，擬由一二三屆執監委員，除  
共產黨黨員外，組織臨時國民黨黨員幹部會議，於最短期間，成立四屆  
。錫山等竊思黨的主權，在全體黨員，無論如何主張，果取決於黨員，  
何者亦可；若純以武力決勝負，非特不當，實亦不必。錫山等擬請由我  
全體黨員總投票，取決多數：三屆續統可，二屆復統亦可，產生四屆亦  
無不可。否則各是其是，亂不能止，何以置黨國於磐石之安？夫以黨治  
國，必有整個的黨，始能成整個的國，黨若破碎，國必不能不破碎。今

欲求統一之國，必須先求整個之黨，此爲黨國至理，絲毫不可稍緩也。彼不妥協三字，乃是對外適用之精神，若在同黨，尤宜整個團結，以國家爲前提。體先總理在天之靈，必不願其黨徒分爭，而深盼其黨徒合作也。全體黨員爲本黨主人，果能貫徹全體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場之干戈，爲會場之表決。如荷贊同，尙盼早見實行。以息黨爭而定國是。特電陳詞，敬祈鑒察！陶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鹿鍾麟，何鍵，韓復榘，劉文輝，毛光翔，宋哲元，李培基，金樹仁，徐永昌，商震，楊愛源，劉郁芬，王金鈺，石友三，白崇禧，胡宗鐸，孫良誠，孫連仲，孫述，賈紹雄，張發奎，傅作義，楊效歐，龐炳勳，田頌堯，孫魁元，楊森，萬選才，鄧錫侯，賴心輝，劉春榮，劉存厚，林忠，林壽昌，高桂滋，高儀，楊虎城，楊漢烈，劉珍年，劉桂堂，盧興邦，陳國輝錄印。

## 汪精衛致閻百川敬電

閣總司令勛鑒：崇電奉悉。關於黨事之電稿，亦由文軒兄轉到。以全體黨員總投票，取決多數解決黨之糾紛，銘極贊同！全體黨員之公意，實爲本黨最高主權所在。總章因黨員全體，在事實上勢難集會，故有代表大會之設立。若行總投票，則全體黨員之公意表現，與全體黨員大會無殊。其所取決，無論何人均當服從。望公並倡進行，化擾亂爲祥和，造福自大。同時並望公洞察蔣之爲人，久已不知有黨。觀其覆公各電，足見好亂怙權。悍然不顧。最近在上海買凶刺殺王樂平同志，其摧陷異己之陰狠險惡，無所不用其極。如和平無望，則以武力制裁，實爲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所公留意爲禱！汪兆銘敬。

## 汪精衛致閻百川支電

閣總司令勛鑒：去年三屆大會，包攬把持之迹，經公詰責，情僞愈明。南京諸人，猶思掩飾，妄謂第一二屆皆由指派。按本黨改組以前，取總理制，豈惟一屆代表由總理指派；卽一屆執監各委，亦皆由總理提出名單，交大會通過。此總理制所當然，豈後來所能援例？總理在一屆大會，提出總章草案，改總理制爲委員制。多數同志願始終在總理指導之下，完成革命；且當委員制改施之始，尤有賴于總理之提挈。乃請總理于總章加第四章。觀于第十九條之規定，可知本黨總理無第二人。總理既逝，二屆大會，乃保存此章，以爲永久紀念。今南京諸人，豈以劇姦美所爲猶未足，必欲推翻總章，再設總理乎？巨謬極矣。莫比爲甚！至于

認二層代表。亦由指派，純屬謬言。當時各地代表，皆依章選舉，且經審查資格委員會，嚴格審查，方許出席。當時黨部公開，祇廣東一省。其餘各地尙屬秘密組織，猶能依章選舉；三屆大會在全國統一之後且在歷次清黨之後，乃指派圈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謂爲個人壟斷，尙有何說？南京諸人日言防共，其實釜底遊魂之朱毛，亦不能剿；而惟知藉防共之名，以摧殘異己軍隊及戕殺守正不阿之同志。自去歲至今日，同志及人民橫被屠戮所流之血，可成江河。興念及此，怒髮上冲！辭不盡意，諸惟鑒察。汪兆銘支。

### 閻百川致吳稚暉敬電

特急。南京吳稚暉先生道鑒：茲復廣州特別市黨部一電，文曰：接誦馬

電，承以深思熟計之言見教，不遠在遠，感甚幸甚！惟承詢四事，均與事實不符，巧日五個迴電，諒已達到，閱之自明。茲特就黨的事實，與諸同志一言之。黨治之下，全國代表大會爲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其地位之隆尊，較諸民國的國會，尤有過之。假使民國的國會，由一人指定過半數以上之議員，尙不得謂之民國；黨國全體大會，假使有人指定過半數以上之代表，尙得謂之黨國乎？查三全大會出席代表，共四百零六人。其中：指派者二百一十一人，圈定者一百二十二，純粹選出者七十三人。此項三全大會，尙可謂之國民黨之三全大會乎？諸同志如認此項大會，尙得謂之國民黨之三全大會，則諸同志之所罪我者，我均承認。否則諸同志亦當起而力爭，萬勿屈於一時而悔於噬臍。吳稚暉先生云：指定之事，係援一二兩屆成例。夫一二兩屆成立時，國民黨統治之下。

祇看廣東一省，其餘各省皆在秘密工作中，指定代表勢使然也。三屆成立是何時乎？若相繼而永援此例，黨國尚可問乎？特復。等語。特錄呈就正。閻錫山敬印。

### 吳稚暉致閻百川冬電

閻副總司令百川先生勳鑒：拜奉敬電，莫名感佩！指定得援成例，先生已無疑義，所爭在時勢。然一二屆以秘密工作為理由，與理論事實皆不相符。論時勢以言指定，在三屆為尤要，毛細之爭，忽措詞張大。從前諸反動，皆醉翁之意不在酒，僅掩以為出師之名。先生反對武力，忽居此出師之名，重苦人民，不祥莫大！黨國破碎，責在戎首，務望臨崖救濟。已別章四千字，另紙馳陳。弟吳敬恒叩。冬。

## 閩百州復吳稚暉江電

南京，吳稚暉先生道鑒：冬電誦悉。另有長言見致，極所願聞！先生以爲二屆可援一二屆之例，指定過半數以上之代表，則將來四屆五屆更可援此例而行，黨尙黨乎？善謀國者，履霜堅冰，防微杜漸，今已事實昭然，尙可不急圖補救？至弟反對武力，舉國共見，先生所謂以此居出師之名，未免以流言度人也。先生度我居此爲出師之名，何若認我居此爲下野之名，爲平正通達也。今日讀介公致漢卿電所云：沒收機關，拘捕官吏。沒收者，係何機關？拘捕者，係何官吏？年來每以揣測臆度，或以市巷流言，據而爲與師問罪之資；甚或捏造電報，通電全國（去年十月儉捏造，接弟育電，謂偶某不。勸阻，已令令監）日，文官處。爲保全國家體面計，愛之者只好

痛忍不言，今爲先生言其所不忍言者也。特先復。閻錫山江印。

### 閻百川上中央江電

限即刻到。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鈞鑒：錫山以衰病之軀，久思退休；重以主張國事，未蒙鑒納，自應請准開去本兼各職，以遂初衷。閻錫山叩。江印。

### 閻百川江日通電

南京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政府；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報館均鑒：頃上中央一電，文曰：錫山以衰病之軀，久思退休；重以主張國事，未蒙鑒納，自應請准開去本兼各職，以遂初衷。等語。特電奉聞。

閻錫山江印。

### 閻百川歌日通電

國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鈞鑒；各院，部，會，廳，署，各省市政府，黨部，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報館均鑒：酷愛和平。爲錫山之素志，年來苦衷，有不忍與國人言者。此次主張國是，原爲止亂，既不能荷蒙鑒察，何肯因止亂而起亂？錫山同煥公即行出洋，以明初志。特電奉聞。閻錫山歌印。

【参考文献】

【附注】

## 附錄

### 商啓予等二十三將領元日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會；各省省，市黨部，政府；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報館均鑒：國副司令此次主張穩定黨國根本辦法，理由之充足，詞意之懇切，迭見各電，國人咸知。並於致蔣總司令勸電，說明：鈞座以爲負責心安，鈞座負責；錫山以爲引退心安，錫山引退。各行其心之所安，隨即通電下野。並一面料理公私，一面包僱船隻。一面派員赴東。籌備住所，一面由趙院長電復中央，定本月號日後啟洋。乃江日發出下野通電，而魚日蔣總司令下討逆軍作戰命令。由津

浦，平漢兩路同時進攻，目的地爲平津。閻副司令會負國家重任者，言國事而不見諒，求下野而不見容，夫復何言？震等除堅決阻止閻副司令出洋外，惟有在軍待罪而已。特電通告，敬乞垂察！商震，徐永昌，楊愛源，李培基，周玘，辜仁發，榮鴻臚，孫楚，傅作義，楊效歐，張蔭梧，趙承綬，李服膺，李生達，王靖國，楊耀芳，關福安，張會詔，馮鵬齋，豐玉璽，楊澄源，周士廉，秦紹觀元印。

### 鹿商黃等五十七將領寒日通電

特急。汪精衛先生，閻總司令，馮總司令鈞鑒；張漢卿總司令，李德鄰總司令，陳公博先生，許汝爲先生，王勵齋先生，謝慧僧先生，鄒海濱先生，胡今予先生，臧主席，張主席，萬主席，湯主席，楊天暉先生。

鄧晉康先生。田頌堯先生。劉自乾先生。賴德祥先生。何主席。韓主席。韓主席。金主席。劉師長。任軍長。高師長。各級黨部。各省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機關。各報館。各團體均鑒：頃致蔣介石一電。文曰：蔣先生鑒：北伐告成。海內望治。我公正位中樞。已逾一載。以考其時。宜若可爲；然而黨爭兵爭。糾紛靡已。舉國搔然。億兆愁苦。內失統馭之力。外無禦侮之能。戰禍連綿。生靈塗炭。災荒莫救。饑饉在途。人無樂生之心。國有累卵之危。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國人惴惴。皆集矢於我公。未敢爲公諱。亦未敢爲公辯也。乃者。國公百川。從容諷諫。忠告嘉謨。公會不稍悟。道路傳聞。且將擁兵以防民口。驕等待罪西陲。尙何敢再瀆。以取罪戾？直言無隱。恐干雷霆之威；默而息之。又違愛人以德之旨。中夜徬徨。在喉有變。愛國愛

公。不得不終言之，幸垂察焉！全國代表大會，爲黨治最高權力機關。其尊隆殆無與比。本黨三全大會出席代表，共應四百有奇。乃其中：獨派者，逾二之一；圈定者，逾四之一；純粹選出者，七十三人耳。國持總理在粵權宜指派先例，施於全國統一時期，大錯鑄成，執尸其咎？黨己不黨，國將安託？論者謂公非法毀黨，責有攸歸，此其一。求中國獨立自由，廢除不平等條約，此本總理之遺囑，尤爲全國所切望。我公利其美名，以修訂欺國人，置廢除於度外。但能博得腹餘借款以自利，寧使增加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而不顧。故論者謂總理遺教，有便于公。則援用之；有利黨國，則蔑視之，此其二。廉潔政府，革命所尙，首都政所從出，民具爾瞻。乃政治腐化，有甚昔時；瑣瑣姻婭，悉置要津，貪婪圖國。威乎澄廬，政以賄成。人言嘖嘖。識者謂遜清往政，殆不是過。

。此其二。裁兵救國，及時不圖，然陽託編遣之名，陰行併吞之實。以禁募爲揭發，而徵役遍於閭閻，以疊減爲號召，而增編遠逾原額，厚殖一己軍實，消滅革命軍隊。論者謂公務造成以個人爲中心之武力，故冒不韙而弗恤，此其四。帝制國家，惟專制君主有此觀念。若乃黨政大權，悉憑個人支配，豈惟貽舉世黨國之譏，亦實寡黨禍國之漸。論者謂總理天下爲公，公則天下爲私，此其五。和平救國，總理遺訓昭然，武力政策，決不容於黨治之下。乃喋血中原，峙兵嶺表，多數革命軍隊，概加討伐，國危至斯，寧不可已。論者謂公武力迷夢，遠甚軍閥，此其六。民主集權，本黨所宗。公以黨爲己有，但有集權，不見民主。即各地勸導黨部，所以領導民衆，代表地方者，亦皆憑喜怒以爲更張，民主精神，名存實亡。論者謂羅馬昔有教皇，吾國乃誕黨皇，此其七。革命以

愛爲基礎。乃年來忠實領袖，總理信徒，凡屬真正革命，多被剪除。或橫遭危迫，或亡命異域。王樂平同志之遇害，尤駭聽聞。洪憲宋案，同斯慘劇。昔歎三思謂天下無善惡，我所善者爲善，我所惡者爲惡。論者以此擬公。勿乃頗似，此其八。國內粗安，非公所喜，非聯甲以倒乙，卽喉丙以制丁。極挑撥離間之能事，師威迫利誘之故智，釀亂階禍，國無寧日。論者謂公夙營交易，長袖善舞，此其九。若乃擾亂各省，用及匪類。他不具論；豫陝甘三省。土匪蜂起，豪客綠林，攻城掠地。初則變其潢池弄兵，爲饑所迫；嗣見委狀，皆有公名，乃知發縱，固有自來。以號稱革命政府，令匪殃民。古今中外。未之前聞！三民主義，詎有此說？論者謂公但知利己，手段故自不擇。此其十。以上數端。錄錄大者。匪欲爲誰又烏可得？乃知國人疾首蹙額於我公者，蓋有由矣。從此

以往。始難朝居。國民革命，不能由公而成。且將由公而敗；國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將由公而亂；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將由公而死；國人雖不忍絕公，公已自絕於國人。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載舟覆舟，民言可畏！爲公計，誠宜責己而不責人，翻然悔悟，做履尊榮，以黨政還之國人，化干戈爲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國人追念前勳，或爲公諒。但使啓懸崖勒馬之機，奚必蹈蹊田奪牛之罰？公猶得圖蓋前愆，晚節克終。倘仍一意孤行，殘民以逞，徒快一時，貽笑千古，以救國始，以禍國終，非麟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爲公解者，必將曰：繼承總理，完成革命，黨國賦與職權，不容放棄，此姑息之說，適以誤國誤公，非所敢知。夫北伐告成，乃國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爲己功。且公昔日革命，則得全國之信仰；今日反革命，則遭全國之唾棄。禍福由己，夫豈在

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竊願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識  
忌諱，竊知罪矣；抑善人能受盡言，故敢略陳固陋。國將不國矣，盍悉  
陳焉？等語。特電奉聞，伏維鑒察。鹿鍾麟，商震，黃紹雄，劉郁芬，  
白崇禧，徐永昌，宋哲元，張發奎，楊愛源，孫良誠，胡宗鐸，李培基，  
孫連仲，楊騰輝，周玳，劉驥，秦德純，龐炳勳，石友三，榮鴻臚，  
石敬亭，孫楚，張維璽，傅作義，劉汝明，楊效歐，梁冠英，張蔭梧，  
田金凱，趙承綬，馮治安，李服膺，馬鴻賓，關福安，孫魁元，馬琪，  
李生達，趙席聘，萬選才，王靖國，井岳秀，楊耀芳，陳毓耀，張會諤，  
魏鳳樓，馮鵬鸞，吉鴻昌，張自忠，豐玉璽，張印湘，楊澄源，安樹  
德，周士廉，呂秀文，秦紹觀，王冠軍，劉鳳歧叩。奏印。

## 廳鍾麟等二十三將領挽留閻百川之通電

特急。汪精衛先生，閻總司令，馮總司令鈞鑒；張漢卿總司令，李德鄰總司令，並轉白健生總指揮，張向華總指揮，黃季寬總指揮，覃振先生，李石曾先生，陳公博先生，許汝爲先生，謝慧僧先生，鄒海濱先生，王勵齊先生，胡今予先生，商主席啓予兄，徐主席次宸兄，李主席涵初兄，楊主席星如兄，臧主席，張主席，萬主席，湯主席，楊子輝先生，鄧晉康先生，並轉田頌堯，劉文輝諸先生，韓主席向方兄，石總指揮漢章兄，萬軍長得英兄，何主席芸樵兄，孫軍長殿英兄，劉師長杏村兄，任軍長瑞周兄，高師長培五兄，各級政府，各級黨部，各總司令，各總指揮，軍師，旅長，各機關，各報館暨全國革命同志均鑒：項讀閣總

司令支體。有飄然高蹈，不問國事之意。迷聽之下，曷勝惶懼！慨自北  
 僞完成之後，本爲撥亂反正之時，而天不厭禍，變亂迭生。黨綱大壞，  
 國政益非。舉國岌岌，不可終日！自非有止人君子，出任艱鉅，實難以  
 挽危局而奠國基。閻總司令黨國重望，海內同欽，值茲多難興邦之秋，  
 正宜宵旰憂勞之際。黨國治亂所係，人民仰望方殷，百公縱愛維持一時  
 難，打消去志。鍾麟等愛護黨國，不敢後人，誓願追隨百公之後，奮鬪  
 到底。尙希海內袍澤，一致主張，黨國前途，實利賴之！特電奉聞，佇  
 候明教。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孫良誠，孫仲連，龐炳勛，石敬亭  
 ，張維璽，田金凱，劉汝明，梁冠英，馮治安，馬鴻賓，馬麒，趙席聘  
 ，并岳秀，陳統耀，魏鳳棲，張自忠，張印湘，安樹德，呂秀文，王冠

軍印。蓋印。

### 汪精衛勸閻馮張李就職號電

特急。太原閻伯川先生，潼關馮煥章先生，滄陽張漢卿先生，瀋州李德鄰先生，黃季寬先生，太原商啓予先生，潼關鹿瑞伯先生，並轉各將領。各同志均鑒：刪電敬悉，慰佩實深！蔣中正背叛主義，禍國殃民，欲藉其金錢，武力，以造成個人獨裁之基業。去年討蔣軍興，同聲義憤，徒以步伐未齊，致稽成功。今閻馮諸公戮力同心，一致進行，最後勝利，可爲預祝。甚願閻馮張李諸公，徇諸武裝同志之請，尅日就總副司令諸職，俾軍事統一，壯袍澤之氣，寒奸惡之膽，無任企盼！汪兆銘叩。

## 各省市臨時聯合辦事處勸閩百川就職號電

閩總司令鈞鑒：先生進言既不見納，告退復不見容，蔣氏野心，不問可知！必欲斷送先烈經營之成績，而造成個人之國家。武力統一，迷夢未醒，好兵務亂，久而成習，蔣氏不去，亂無已時。先生黨國柱石，革命元勳，當茲危迫之日，應念黨國之艱，民衆仰望之情，軍士擁戴之義，膺此重任，匡濟時艱。即日就總司令職，勘定大亂，掃除平和之障礙，貫徹和平之主張，以安黨國，以拯黎民。若堅決隱退，四海固仰高風，輕棄黨國，他年不無遺恨。仁者用心，義讓爲先，勇者處事，力任鉅艱。先生固仁以待人，復望勇以處事！仁者必有勇，大仁大勇先生有焉。電不勝引領翹企之至！中國國民黨各省市臨時聯合辦事處叩。號四。

## 閻百川就陸海空軍總司令職通電

(銜略)黨國不幸，三全大會指定過半數之代表，致使黨權高于一切之黨，變而爲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爲所欲爲；而政治上之一切錯誤，其責任悉歸之于黨。以致賄賂公行，國人不敢詰責；土匪逼國，政府不加過問。籌巨款，借巨債，無非成全其篡竊之具；張撻伐，行暗殺，無非施張其篡竊之威。黨不黨矣，政不政矣，國不國矣，民不聊生矣！尤復迫我以武力，助其剷除異己。從之不忍，拂之觸怒，幾經言訖，挽救無法。故特發蒸電，偕同下野，非特藉以救黨救國救人民，並且所以救蔣氏也。總不見從，復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通下野之電，魚來問罪之師，非特不能使其覺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來侮。於是輿論環繞

。軍民堅留，環請即時組織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以援國仇。德與軍民相約：隱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執迷，再行就職。茲不得已，從黨員之催促，徇軍民之請求，謹于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職。統率各軍，陳師中原，以救黨國。蔣氏下野之日，即錫山解職之時。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人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亦當起而討伐之。願我國人共起圖之，錫山必盡全力以赴之也。閻錫山東印。

### 汪精衛賀閻百川就總司令職冬電

閻總司令勛鑒：奉讀東電，欣悉我公已於東日，就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實爲黨國前途，慶無量！佇看全體武裝同志，得所歸宗，

能同心戮力，掃除殘暴，以雪同志之公憤。而解人民之倒懸。隨電無任頌禱之至！弟汪兆銘叩。冬印。

## 鹿商黃等五十九將領賀閻馮李就職冬電

(銜略)頃奉東電，敬悉我總副司令于四月一日，就職禮成。綸音遠播，寰宇騰歡，三軍鼓舞，同深踴躍三百。蔣氏禍國，海內騷然，黨將不黨，國將不國。值此撥亂反正之際，負責啓元，端賴老成碩望，出而斡旋乾坤，扶傾定危。我總司令德修望隆，萬流景仰！茲幸俯念各方推戴之殷，慨膺艱鉅，領導羣倫，黨國有託。我副司令革命元勳，黨國柱石，一德同心，共奠海宇。正道長道消之機，定亂圖治之會，行見出斯民于水火，登黨國于苞桑，當在指顧間也。翹首臨風，莫名頌禱！肅申頌禱

，伏維垂鑒。鹿鍾麟，商震，黃紹雄，劉郁芬，白崇禧，徐永昌，梁鴻  
元，石友三，萬選才，張發奎，楊愛源，孫良誠，胡宗鐸，李培基，孫  
連仲，楊騰輝，周玳，劉驥，秦德純，龐炳勳，榮鴻臚，石敬亭，孫  
，張維璽，傅作義，劉春榮，劉汝明，楊效歐，梁冠英，張蔭梧，田金  
凱，趙承綬，馮治安，李服膺，馬鴻賓，孫魁元，關福安，馬騏，李生  
達，趙席聘，王靖國，井岳秀，劉桂堂，楊耀芳，陳毓耀，張會詔，魏  
鳳棲，馮鵬翥，吉鴻昌，張自忠，豐玉璽，張印湘，楊澄源，安樹德，  
周士廉，呂秀文，秦紹親，王冠軍，劉鳳岐同叩。冬印。

黨國大事討論集

(全)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

定價大洋叁角

編輯者 平社

印行者 太原德和信

73.07

43